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一至四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止齋集卷四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題跋

宰臣以下跋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

塞穹壤威聞憺𧇊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内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来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来上親灑宸翰攄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

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
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盖追誦而不相
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
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於孝遭
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
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胳無間言曾未
倦勤脫屣萬乘授之主鬯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
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

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菲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垂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歷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董頴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黄由秘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歷提舉編類聖政

跋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贐儀輕浼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閤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

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𧹞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黄裳有加是冬急名入講上數從容語臣所蔵朕字畫盡進来用寳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蔵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

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隳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

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王録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嘆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出遴選嘗逢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
視之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賛讀御名謹
封因敬請所以譙賜之由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
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恵親書一本復以
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龍飛之初擢
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没傅良
奏請以御書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
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

臣大畧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盖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救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聳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

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傳良能發

之臣於傳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

傳良曰今既刊宸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

目眚當蔟小愈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傳良下世訪遺稿於其

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求跋其下將碑

之以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

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傳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龍圖閣直學士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實食邑一千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

歐公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于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令觀武書十三篇盖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

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砣砣弄篇章者多哉當令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豳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楊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掊擊畧盡盖割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强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强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

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件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揚孰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㪺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黄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来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虚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来請留主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来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某老矣又

位卑下不宜度越他士參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
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
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
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由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菔之寃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
以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賞格藝祖定
天下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

格如故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焞所為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

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来以科目取士

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説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螔蝂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来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

所以𤸃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吕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畀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畀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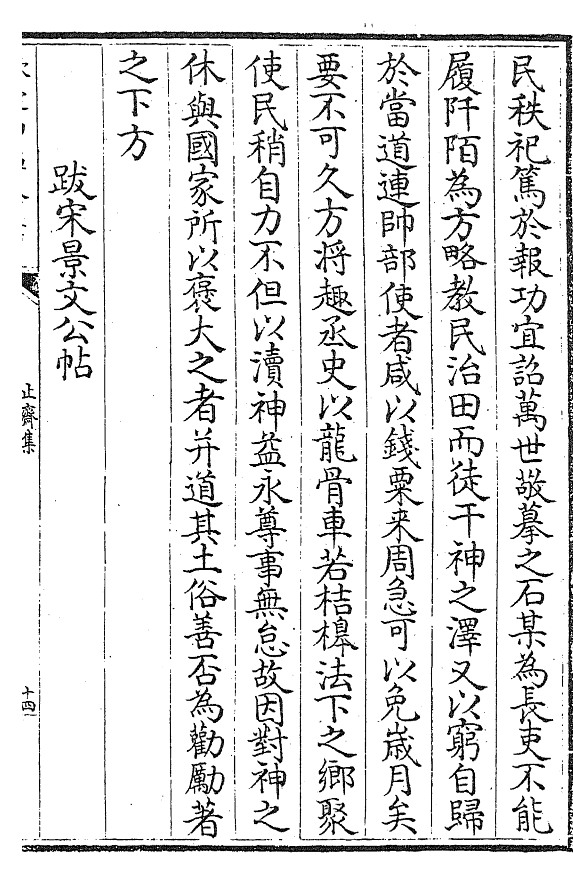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絶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静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

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絶苦窳犂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曽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漑注之是為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轆轤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曰撃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

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摵摵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為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逹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黄一道於掌故仰惟國家為


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摹之石某為長吏不能
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歸
於當道連師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
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
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
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
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徳明年正月徙定武實代魏公所謂丏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歳也元憲公亦以是歳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来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沖之相劉自貎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龎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云

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讀来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節鉞元憲復筦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稿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偽楚書

余嘗手抄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珏皆復用劉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羣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僞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為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跋温公與邢和叔帖

熈寧間温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温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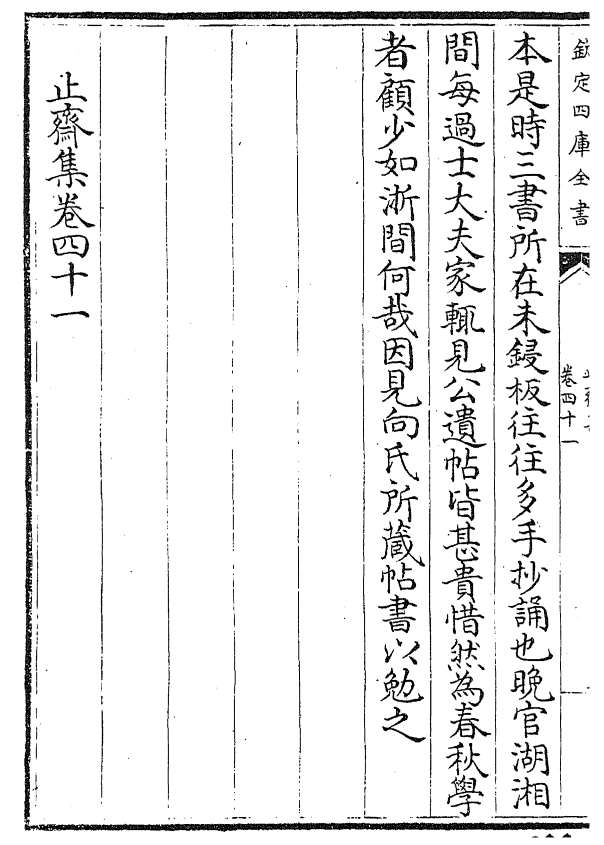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為忘年交謝趙出也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懐此久因與子厚處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為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



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湖湘間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為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集卷四十一

止齋集卷四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題跋

題仁皇所賜䆒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秘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既盛矣以今見䆒家刑政二字又以歎散落人間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寛任

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葢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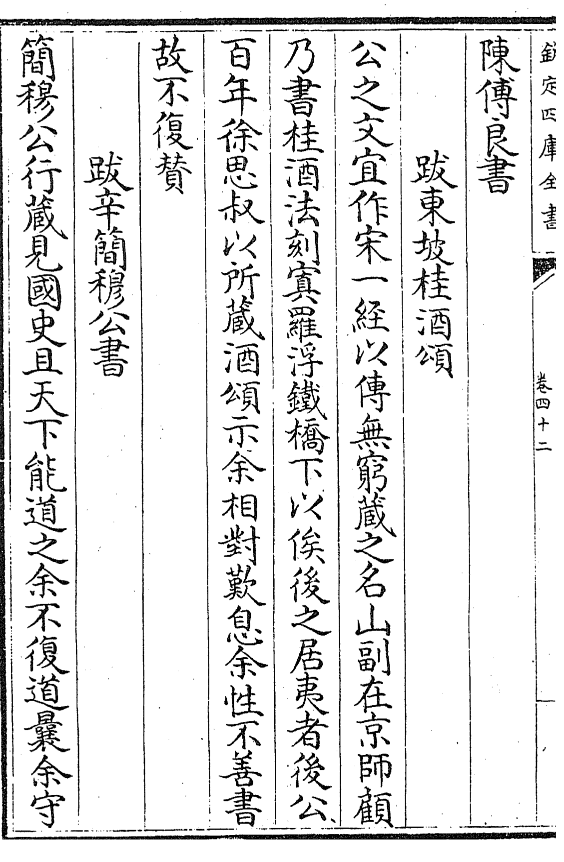
跋蘇黄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温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歎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黄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

也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来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黄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後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



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歎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賛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蔵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

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間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鄘潘公下其説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公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已而識祐之迺佳士耳余既相得會他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即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人之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為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

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怪而

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蔵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十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能手抄一

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温公遺王壘聘君詩

熈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人稱温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王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熈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蔵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績一編慕用之迺今得聯事湘中間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𡍩經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容為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来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末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他客亦强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余不敢留也他日行郡得疾倉黄還廨伯華以告則信翁亟来日視醫藥及稍愈洒适去以是益敬信翁盖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内經諸書其得處

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刋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紬此稿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

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尚亡恙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遍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間詩詞又為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詺草及考定邪正等

季路為余言此稿得之京沒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

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燄塞穹壤矣豈知遺稿在官所斥賣之録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尚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為人今見晚所自敘百咏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絶葢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歷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

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歷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五年相繼為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吕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為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

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令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説論語事甚悉葢雜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来為郡守閒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来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聞者堰者皆已決捕魚蠏簞

筍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

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温州令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考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

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
軍使錢者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
菴於今為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為
余言道雪菴為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
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
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
來別余且示院所蔵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
樊與士友絶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

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吴興之碧瀾堂雅聞定叟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嚮往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内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十兩吏卒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

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
而賞典視他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叟
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令余書四益碑後
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寀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兖宣獻相繼請
上親政亦出守亳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熈寧五年
帖運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

禄丞改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他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寛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甞有悔意故農寺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歳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久之畧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

已於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藏畫名家余幸偶
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孫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
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介豈其家學耶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
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

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令衣冠葢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蔵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令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强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跋姚次韓所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賓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彦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温公撰是已鉛槧尚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歎息如研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黄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宻醴陵丞李九齡與令元章所蔵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他人與魯納部昪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凛凛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蔵如此

跋吴興陳籛芝草圖

頃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爲祥掇視余盖恍然嘆芝之不遭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

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瑾謹視毋掇取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為卷自内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来不虚得又追嘆曩所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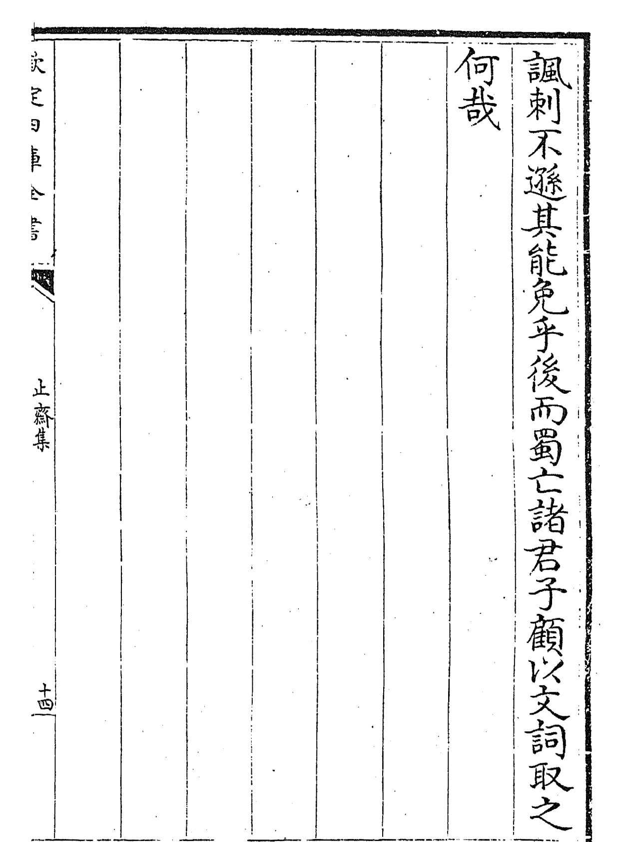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薾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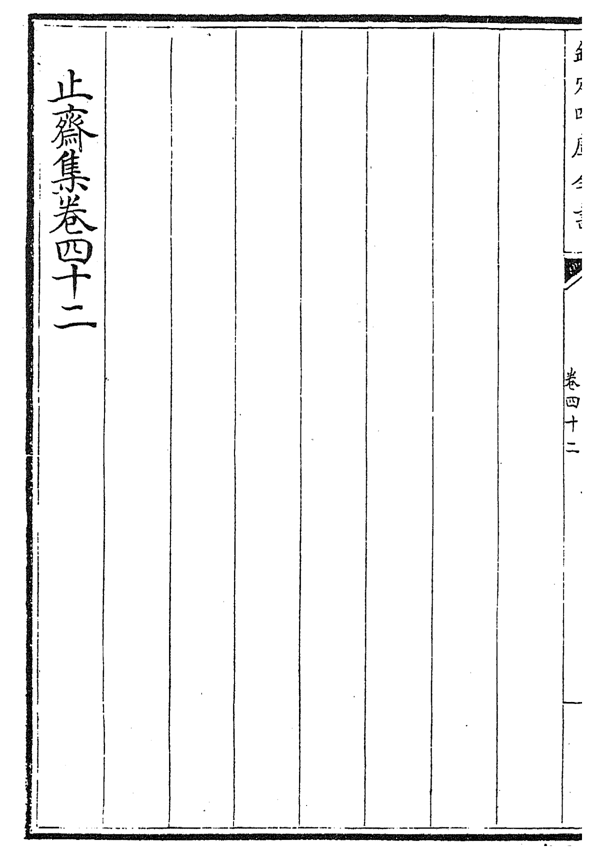
傳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謂其二人為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覩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



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顧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集卷四十二

止齋集卷四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無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為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尚以德行自相推

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卒於是乎得之粤自一切任法而槩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繇是場屋始以綴緝揉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寛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

道不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改制以約之以天下間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迺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戸者皆得附試冑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為士也禁其為舉子者而開其為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為舉子者固曰將以抑

競進也以令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邉郡復言二廣之士卒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户口率别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為舉子也既抑内郡復於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為國子者固曰将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緦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為國子也在於昔寛之而今者覈吝嗇又何哉

上方嘉與寓内之士共成治功而有司選舉之説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無旌别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析衷諸君其切磋究之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効亦可覩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淮南地遠往来中都者甚苦西北邉郡五尺

以上不得休息吾未見其簡且便逌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之優與塞卒之粮戰士無禄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邉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亦甚士等矣而士大夫不以觖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

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慍恚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肄升尉職削功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為兵慮詳矣東都顧竟以兵斃無適瀾略者善而二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

厥咎安在顧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效據古駁今将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内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饟東郡數年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尚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

過而武侯迺過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啟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為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儀調兵山東無虛歳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来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酎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户賦入視曩時絶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盖多事矣始元以来號稱富實宣帝盖英主也一時

司農又善為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糴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廪廪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嶓漢之陽東薄于海南亙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閼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為多今戍邊之衆僅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羡計臣顧以日月為憂蓋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

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不變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烝烝不至於姦下迨吒庶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衰于今五閏俗益大壞藝祖龍興曩時機變傾覆嗜利亡恥之風一旦銷磨無復

存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鐫工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敝積壞之餘曾不必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嘗宁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兹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

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覩矣春秋之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沈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蓋戰國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强兵所試輒效此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耿賈之倫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為曹吳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

亮數人而已是何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而唐祚衰矣内則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没没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矣論畀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歷始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顔納說為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呂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歷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

覩矣豈論畀氣弱迺所以為盛時耶有司惑焉願與諸
君訂之
問恭惟
王上嘉與宇内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
年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
齷齪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典以流品不
著左右所以并包無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
時尚安須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别殊異
案其式程陟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以

備採擇迺者改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顧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顧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相絶也今將比而同之獘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為功獘迺者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從調獘迺者特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縣無所齟齬獘迺者堂後官流

外雖有高爵位不過郡丞佐令皆可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贓免敘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他官特間然令淆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

天子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無試之射文武官自五品人錫緼射於禁囿稽之往古將宜於令四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盖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具文云爾用之戰鬭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飲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令也不閱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

行盡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
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
家子為郎之制間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
雜用今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廷
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依漢選
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士文勝久矣必
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閑於武事將有他患然則古
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并汾居多熈朝慶歷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吴中子弟荆楚劍客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薄置都尉九十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他復鈌略唐府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路夫茍欲强兵者必在西

北豈其民亦不足用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荆楊而窮用武之國莫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之吴魏五閏之周唐成敗異効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屢屢無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鋭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

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丘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為之假令有舟師

豈徒無所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兵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薳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間歐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屢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為東南之長而類

以得志何哉漢於邉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筭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筭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令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他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閭耳亦

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為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栰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後可得而考歟中興以来材官騎士既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黄頭班班猶見豈尚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戍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

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
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岳出討大閱步艦亦必
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
嚴矣聞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
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
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
戍推之沿海自吴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
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秦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間

靡有成憲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
民則有不忍倘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擻發閩浙
騷然尚循舊貫財殫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
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毋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
方今淮甸為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
焉蓋聞毗陵吳興之間淪為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
桑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

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谿是歲患滂溢宜決之便是説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艫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俱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沿堤以東放于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賴彌衆卒然隳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瀦浦以优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倘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曽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橋成堤潰

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荊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為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埸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真所謂枕席上過師者㢘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塘堧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

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
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
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
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
兵所逕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令兹豪右之家名
田一畝占地數頃阨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强之
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强民則地勢不比民居
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

之直夫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為國而利倖民奚以為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櫱以成功何敢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為耶事有名禍法有起姦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究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嶓冢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晝世所論

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敘鏡湖單鍔之論西淅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淳樸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傅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

于時衆矣慶歷間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士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

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擠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踈所以為人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為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

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内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富强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楊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梡革斷鞠所以諄諄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彛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

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為學術尤備放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

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治効泯然不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為不以之證以敵異端歟令而曰伊雒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間作者多矣若貌敬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事倘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

其所論尚未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頗多論大體何歟其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奥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川滌原四海會同願歴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毋徒游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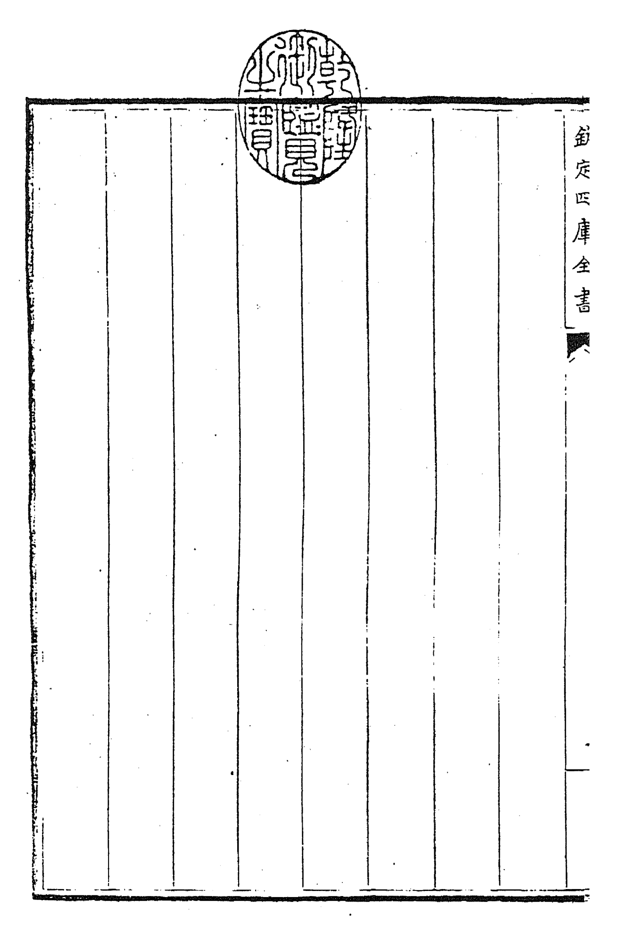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

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隷於司馬且夫掌羣臣之版與介胄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為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為折衝俎豆不過闕廷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賔賛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為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倘以為簡編之雜揉而令制右選之士言事上閤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于篇

止齋集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一第八頁後一行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刋本楚訛樊據前漢書諸侯王表改

卷四十二第九頁後五行余守桂陽刋本桂訛杜据宋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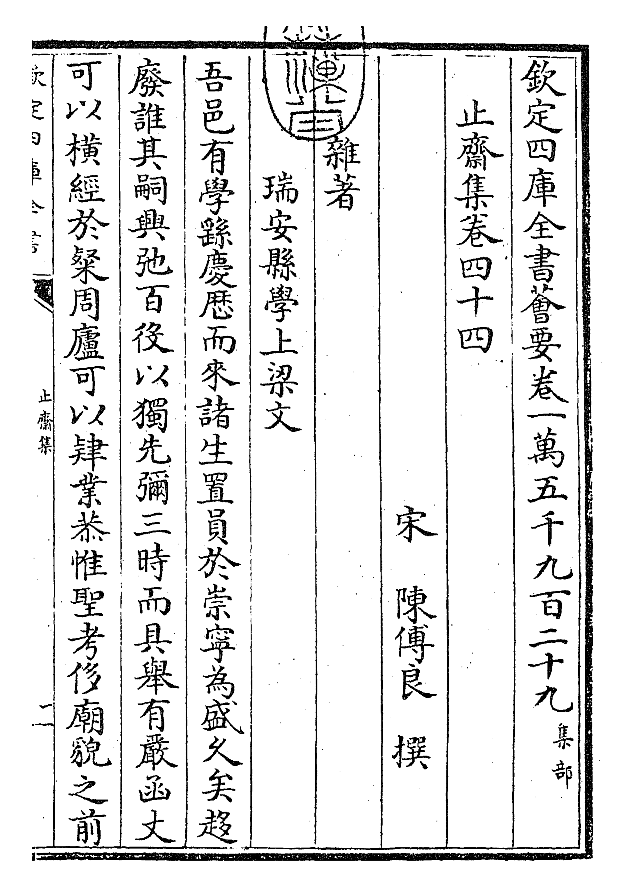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止齋集卷四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𢜣慶歷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超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横經於粲周廬可以肄業恭惟聖考侈廟貌之前

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關風俗歡動州閭斯抗
修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徳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葱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曽不露横塘居士府潭潭
北閩粤羣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閶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止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羣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燕及肴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質薄氣狷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歷之初頒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

一方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需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阽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隮永惟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虚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恭顧不異塵凡有來肸蠁怜臣斗筲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葵藿之誠益塡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圮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凉薄不足以闕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闕禾且憔悴夫為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内名山川歟兹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就槁固宰物者所以譴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靈齋宿以竢侯不督過而辱霈施之朞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譔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説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葢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

父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及問其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改為坤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賛

貧而好施隠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賛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歳晏亦二者之功行將安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

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情重者隣州兇惡
者千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
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
人告若地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
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
徒其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
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
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
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

隣里

勑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
保亦不得告

勑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

律諸隣里被强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畧

勑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

事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慱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慱為例餘戲皆是贓重者各依已分准盜論輸者亦依已分為從坐其停止主人及同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勑諸開櫃坊停止賭慱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

營内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廵察看營直宿提舉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畧人畧賣人（不和為畧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依强盜法）和誘者各減一等

勑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贓（在一名處頻犯人不倍）畧人者以不持仗强盜論一貫皆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强

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
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
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
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
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
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
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

為衆害故有停藏門櫃誘畧之法迺至鬭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當職令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聿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歡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搖人實同

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覽寄等家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當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劈應

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税户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衆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户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税户日前已將錢米交托

與攬子店户等人却被兜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
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户長仰各巡
問甲甲内人户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
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
委係本户即仰趂時赴軍輸納今立寛限十三年夏秋
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
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
足掐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

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搯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糴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錢以上米自一㪷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了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縣久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戸若致限滿拖

廷不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照追别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職以里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耙數番加以糞溉方為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耙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

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
為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須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
永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
才到訟庭便妨日子況復般裹倍有勞費假如
有田十畝歳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養艮難
豈宜因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

給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鋪户等人須是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鋪兠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来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吝害及乙丙羣聚争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一生借種粮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産業或瞞昧畀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頼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

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户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

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訐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遞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
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
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
應干賦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集卷四十四